

似乎每个人都会都读别字。读别字的人肯定就是没文化，但有文化的也未必不读别字。不同的是不幸的人在人在前读别字，幸运的人在人在后读别字。

小时候，父母常常把读错别字视为没水平的表现，说起某某“那个字都不认识”，语调中不免有些轻蔑，语意一言难尽。在我年幼的心里，读错字就是没水平，也等同于没文化。困惑也随之而来，为什么有文化的人什么字都认识呢？可能是他们都比我认真吧。

少时爱读书。父亲原来是语文老师，他常常教我，看到不认识的字不要抢着读，先查字典，慢慢地就不会有多少字不认识了。但是少年人总是耐不住性子的。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，一本《西游记》都能读到猴年马月去。于是，我常常采用最简单的办法，遇到生字读半边，一个人在书海中半通半不通地劈波斩浪。好在有些小聪明，杂书虽然读得多，考试成绩也不太差，不免自鸣得意。到五年级时，港台的武侠热在国内兴起，看武侠小说成为少年人的时尚。那时我看电视时知道有穴道，但看书时就只会读“八道”。课余和同学聊天，被班上同学听到了，不出意外地笑得打跌，成为少年人心中的一桩糗事。

只是恶习从来就改之不易，加上我读书一味图快，所以一些别字一直没得到纠正。初中时，我被语文老师抽到朗读课文。课前没有预习，自以为手到擒来的事却遇到了揩油的“揩”字不认识，于是脑筋急转，想到日常有“卡油”的方言发音，就病急乱投医地读了出来。老师大惑不解：“你连这个‘揩’字都不认识？”我第一次在语文课堂上闹了一个大红脸。

二月，省里正在开展全民阅读率调查。一天，我在食堂吃过晚饭后，不经意走到赛格特小区对面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，看里面灯火通明，就想着进去看一下。一开始，有点生疏，好久没有进自助图书馆了，一番摸索后刷卡进去了。

里面空无一人，大概正是吃晚饭的时间。灯光齐刷刷地亮着，自动空调一直开着。这个图书馆并不很大，一共摆着两三排图书，放了六张桌子，每张有六个位置。我在上面那一排浏览图书，有许多我喜欢的，其中一本《暂住中国》出乎我的预料，是我找了好多年没找到的。还有很多世界名著和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书，自驾游指南以及很多励志和情绪管理等方面的书。

一会儿，进来一个年轻男子，找个位置坐下，无声无息打开自己带的书认真地看起来。我过去问了下，说复习司法考试，我看到了他前面的法律书。又一会，“嗒”一声响，进来一个小男孩，我正在看他身后跟着什么样的大人时，原来就他一个人。他熟门熟路地来到少儿阅读区，找到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（化学卷）津津有味地看起来。我轻轻跟他聊几句，他说自己是心湖小学三年级学生，十岁，家住赛格特小区，晚饭后拿着妈妈的身份证一个人跑过来看书，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妈妈会来接他。我在少儿普及类的读物中看到一本有关情绪的书，真没想到人类的情绪可以细分为近100种。我很感兴趣，坐下来，打开看，一页文字，一页配图，非常直

## 别字

于楚



气冲霄汉 梅子红 摄

读别字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形异音。你以为你知道怎么读，结果偏偏是你不知道的那个。如拾级而上的“拾”，龟裂的“龟”，都曾是这样的存在。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，就是虚与委蛇。写成逶迤的时候我是不会读错的，但一直就是不知道“委蛇”是什么蛇，直到某天想查查看委蛇长什么样子，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

所幸随着年龄增长，遇到的这种事情日渐减少，即便有，也是多在人后了。不过，地域的偏见有时候让人盲目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在重庆上学，当时重庆还是四川省的一个市。四川人常常自嘲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也有了莫名的地域优越感，总以为安庆处在官话区，安庆的读音更接近普

通话。四川话中，但凡和安庆读音不同的，就是错了。在安庆，豇豆通常被读作“缸豆”，大家朗朗上口，我自然也不以为错。在菜市场上，听到重庆的亲戚说买一点缸豆时，不由腹诽“没文化”。待到偶尔想起翻查字典，我不由汗水涔涔而下，感叹果然“沉默是金”。当然，也不总是这么幸运。工作才半年，一次和漂亮的女同事大言不惭，说“辛辛苦子”如何如何，被同事憋着笑教育，是“莘莘学子”啊。

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，越是被认为有文化的人，一旦读了别字越让人难以接受。大家会想，这个字连我都认识，你居然不知道？你怎么能不知道！比如某大学校长误读了鸿鹄之志的鹄字，一时间就沸沸扬扬了。可是按照墨菲定律，只要有可能出错的地方，就一定会出错。这种现象在所难免。一次是在大学课堂上，专业课女老师讲到了“工干原理”，大家听得很不明白，以为是某个专业名词，翻教材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数分钟后，同学们停下来面面相觑，愕然中带着释然，因为那两页的教材里，只提到了一个“杠杆原理”。

我的父亲是特殊时期前的大学生，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，是平常人眼里的文化人。我小的时候，他也曾嘲笑过，某些人把臀部读作“殿部”，把大腹便便说成“大腹扁扁”。后来，父亲年纪大了，住院时随口说了一句我的“殿部”如何如何。这句话被邻床的一位老人听到了，老人“嗤”了一声，语意不言而喻，父亲年纪大耳朵背，倒没什么，只剩陪床的我在一边尴尬不已。那一声“嗤”仿佛是一根针，刺在了心上，为年迈的父亲留下了深深的一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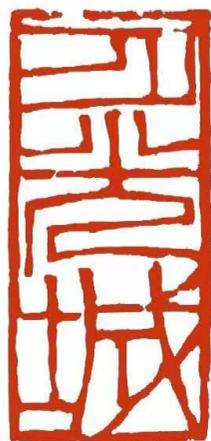
起，还把拍的照片给她看。她说知道啊，经常去的呀。

又一天晚饭后，我来到自助图书馆，里面坐着两个女生。另有两个座位上还放着书和笔记本，边上放一块“预约位置”的牌子。我上去看了一下，一个是考研的英语书，书下还盖着一个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英文；另一个是考编的书。这个时候，这两个位置上的人应该是回家吃饭去了，吃完饭马上就该回来了。

不久后的市政协会议上，我请教了任省政协委员的市图书馆馆长，他说的是，现在图书馆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了，更多地要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。

图书馆有一些特质，吸引着人生各个阶段的人们，那种熟悉感是让人安宁的，就算你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，你也会知道它大体是什么样的。还有它的免费和福利性质是抚慰人心的。每一个走进图书馆的人，眼里都有一股知识的暖流。

博尔赫斯说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，那社区里的自助图书馆就是人间天堂了，太多的好生活被我们忽略了。



## 二十四小时图书馆阅读记

刘从进

观，看着轻松，大概用了半个小时看完。男孩已经换了三四本书了。

接着又进来两个女生，坐在中间那张桌子上。一个女孩直接打开书和电脑学习，另一个在书架上看了一下也坐了下来。我一看她们看的是英语书，问考什么呢？说不考不考。她们纯粹就是为了学英语吗？我也不好多问。图书馆不是聊天室，是读书的地方，大家都很安静。又隔一阵，进来一对母女，坐到我坐的那张桌子上。母亲开始给女孩订正试卷，两人不敢说声，轻声地交流着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那个男孩的母亲进来了。男孩去开了门，跟她一起找来两本书，坐在那儿又静静地看了一会，走了。接着又进来一个女孩，坐在那两个看英语书的女孩的桌子上，打开书包看。她是准备专升本考试，正在看数学试卷。

最后进来一对女孩，就坐在靠门口的那个桌子上了。她们是一起备考公务员的。我坐到八点多，出来了。

不久，一个很寒冷的夜晚，我在外面办点后走路回办公室，又途经这家图书馆。往里面看了一下，坐着两个年轻人，一男一女，在安静地读书，非常暖心的场面。我走在门口拍

了两张照片，又进去，在里面继续拍了几张照片后，找了两本书《李叔同作品精选》和《人类的故事》，坐在那里看。

一会儿进来一个男子，在书架上整理书籍。来到我边上时，我问他，你是管理员吗？他说是的。于是我问了他一些情况。他很耐心地向我演示怎么用手机刷卡进门，如何借书还书。还说墙上的公示栏里有他的手机号，二十四小时开机，碰到什么事可以打他电话。他走后，我到书架上看了一下，借了五本书：《西藏生死书》《生存的图像》《安静地生活》《人性的弱点》《重要的事说三点》。

我回到办公室坐到十点半，又来到图书馆，想一个人进去坐一会。结果那个女孩子还坐着，灯光下，一个人的身影安详而坚定，有一种被知识包围着的深沉的美。我没有进去打扰她，想着过几天，再晚一些，还是要一个人去坐一坐，在黄色的空间里，独自享受一番满身知识的孤独。

二十四小时图书馆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存在，窗明几净灯亮，自动空调，有一种读书的氛围感，不像坐在办公室或家里，一会翻手机一会看电脑，累了还想躺。回到家里跟女儿说